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補助
「台灣巴別塔第二外語網站計畫」

世界文學

8

【夏季號】

城市鄉土生態文學

楊銘涂

台灣自然導向文學與本土荒野保護

黃逸民

海德格與西蘇的生態觀

謝志偉

由幾篇德語文學例子看「生態」議題

盧莉茹

荒野保存：論謬爾作品中的環境倫理

李政展

孟利諾的幻想・傳說・鄉土情懷

李惠珠

聖彼得堡生態故事

程文宗

詩的城市——維洛那

世界文學

8

【夏季號】

城市鄉土生態文學



【編者編語】

用文學重構生存空間

◎吳錫德/《世界文學》主編

自古以來，人類破壞自身的生存空間簡直可用「前仆後繼」來形容，至少也是不分貧富、沆瀣一氣。這種自我毀滅的情結幾乎是其他地球物種所罕見。諷刺的是，人類還自詡是「萬物之靈」！

打從古羅馬時代，或秦漢時期，人類便已盡其所能大規模破壞（美其名為「使用」、「開發」）大自然。不過，因影響還算局部，且大自然也復元得快，而未見毀滅性的反撲。但工業文明興起以及資本主義盛行之後，大自然竟成了彰顯「人定勝天」的祭品。尤其受西方基督新教所極力鼓吹的「現世贖罪論」影響——他們還特別援引《聖經》裡的〈創世紀〉神話，認為「上帝」不但創造宇宙萬物，同時賦予「人類」主宰、統治自然萬物的權力。在取得這道「護身符」之後，人類便更像一群瘋狂野獸那樣，肆無忌憚地破壞自身的生存空間，或者掠奪強佔，甚至摧毀別人的生存空間。然後大自然終於反撲了…。直到廿世紀六〇年代，若干西方有識之士組成了「羅馬俱樂部」，才生怯怯的發聲喊出：成長的極限！但人類依舊在與工業文明競賽，非西方世界也奮不顧身地加入這場「自我毀滅」的奧林匹克大賽。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部份西方學者終於公開承認：『在引導人類走上工業化道路的西方文化中的某些觀念和價值是可以改變的』（E. Laszlo）。

一般而言，人類的生存空間出現了三大危機：人口爆炸、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表面上這些似乎屬於科技層面的問題，部分樂觀人士甚至還援引馬爾薩斯的人口過剩悲觀論點並未出現，尤其當現代科技也能提供某些替代能源之際。而更加堅信科學萬能、人類智慧終將解

決一切！，但環境污染與破壞卻已是現代人共同的體驗與揮之不去的夢囈。這也是唯一讓最樂觀的科學家啞口無言的一項。它的嚴重與危害早已到了罄竹難書、婦孺皆知的地步！

為此人類社會設立了許多「環保署」，也訂定了一缸子極為嚴苛的高標環保系數值。然而這些似乎又是另一種「科技掛帥」或者嚴刑峻法的做法，卻絲毫沒能動搖，人類心底唯利是圖的意識。此時此刻，人文的思辨與文學的感召成了唯一的依托。人類終於逐漸恢復理智與警覺，「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 逐漸蔚為主流，它正不斷擴衍，吸納各種書寫，全觀式的重構新視野，亦即將「人類中心論」(Anthropocentrism) 導向「物種中心論」(Biocentrism)，企圖建構一種新的宗教觀、文化觀與生存觀。

西方文獻中，法國啟蒙時期大儒盧梭的「自然觀」是最常被引用的。他透過沉思來批判當時西方社會違反自然（人性）的宗教觀、社會契約，以及自我認同。但後世論者以為，盧梭「不干擾山水，卻以大自然來超昇自我，來歌詠自我主體」。言下之意，盧梭並未跨越「人類中心論」的觀念。實則，人類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輕易向大自然移樽就教。我們反倒要欽佩他的「先知先覺」，以及他的書寫「策略」。因為意識的形成絕不可能像科學發明那樣「Eureka!」（我找到了！）。近三百年來，我們終於看到了他的影響：從德國的狂飆運動到英國的浪漫主義；從華茲華德、梭羅到法國的反古典主義、鄉土寫作；從生態哲學到陰性書寫；從謬爾（John Muir）到墨菲（Patrick Murphy）。或者更貼近一點地，從馬以工、宋澤萊到劉克襄、陳玉峰……。

總之，城市、鄉土、生態書寫正逐漸匯合，藝術家和文學家們再度踏上第一線，為人類的生存空間請命。他們利用思辨與書寫，提醒人類調整其傳統「進化論」的價值觀，擴大視野地面對所有全球化現象與問題，共同探尋並擬思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地球生存空間。

目錄

編者編語 / 吳錫德.....002

城市鄉土生態文學

楊銘塗 台灣自然導向文學與本土荒野保護.....008

黃逸民 海德格與西蘇的生態觀.....029

謝志偉 由幾篇德語文學例子看「生態」議題.....042

盧莉茹 荒野保存：論謬爾作品中的環境倫理.....067

李政展 孟利諾的幻想、傳說、鄉土情懷.....077

研究特區

金恆杰 《修女》中的人性與反人性.....092

張躍軍 薩依德「理論的旅行」及其成因.....105

梁 蓉 通俗笑劇的喜劇情境.....126

許綺玲 故事裡的歷史：關於《草》的兩張老照片.....142

陳柄崑 淺析森島中良對《聊齋志異》的「翻案」.....169

劉康怡 俄國吟唱詩人奧庫札瓦.....190

林慧菁 西哈諾的風流才情與自卑情結.....209



評書藝

李惠珠 聖彼得堡生態故事.....230

陳淑純 那個年代的女人——讀《秋奶》有感.....245

林惠娥 薩羅特的戲劇《無緣無故》.....253

陳維玲 亂倫：壓抑的親子關係.....278

彭誼芝 模範舞曲，模範人生——淺談川康端成晚期作品.....285

張蓓諭 評析霍夫曼的《公貓慕爾之人生觀》.....294

每季 一書

- 吳錫德 《修女》302
倪安宇 《義大利童話》304
簡 潔 《四川好人》306
劉碧交 《大仲馬俱樂部》308
趙順文 《理想の国語教科書》310
彭桂英 《克雷洛夫寓言》312

國際文壇動向

- 程文宗 詩的城市——維洛那316
黃錦容 新文藝雜誌《En Taxi》創刊321
簡 潔 且看「正義之師」葛拉斯如何打擊美國霸權326
李政展 2003年西班牙重要文學獎相繼揭曉331

原 书 空 白

學文通社出版

大學時代出版



城市鄉土生態文學

台灣自然導向文學與本土荒野保護

海德格與西蘇的生態觀

從幾篇德語文學例子看「生態」議題

荒野保存

《金釜》：孟利諾的幻想、傳說、鄉土情懷

學文通社出版

◎楊銘塗／淡江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台灣自然導向文學 與本土荒野保護

本文有三個術語，在進入正題之前，必須說清楚。一寫「自然導向文學」的定義問題。

「自然導向文學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是美國境文學學者派瑞克墨菲 Patrick Murphy 為擴大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定義而下的術語。它包括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自然文學（nature literature）、環保書寫（environmental writing）和環保文學（environmental literature）四種。這裡有些文類模式重疊，但第一、三類以寫實為主，二、四類較富想像虛構性。自然書寫包括自然歷史散文、自然漫步和默想記錄、荒郊生活筆記、自然旅遊／冒險記事、農家生活記趣、自然哲思。自然文學包括自然見聞、田園詩／詠、農詩／鄉間輓歌、家居／莊園生活、人和動物互動關係報導、自然小說、狩獵採集故事、動物故事及寓言、荒郊生命筆記、自然旅遊／冒險記事、自然農家生活記趣、科學小說及幻夢小說。環保書寫包括有關環境破壞、社區打造行為、荒野保護、自然育樂責任、永續農牧、環境倫理及落地生活的文章。而環保文學則包括詩歌、環境危機見聞、環保農業價值、另類生活型態、他者斡旋、環保小說、環境危機及解套、荒野保

護、耕地生命破壞、文化維護、烏托邦、反烏托邦及奇幻作品等 (Murphy, 11)。

上述這四種分類範疇只是舉例性 (illustrative) 而非封閉排斥性 (exclusive)，亦即四大文類間或交融混合，非涇渭分明。墨菲教授的定義強化了文學分類的灰色地帶，而使許多妾身未明的作品有了歸屬而又有自由延展發揮的空間，符合後現代文類可分可合的好處。至於什麼才叫文學，以及文學的品質是什麼？自從1950年代以來，文學定義愈來愈民主化，不再張揚貴族性 (elitist)。許多台灣本土自然文學作家都不愛玩弄文字花招和格式技巧。以陳冠學和楊南郡而言，一出身師大國文系，一為台大外文系畢業，兩人皆文章剛毅有內勁，都崇尚樸拙之美。陳氏坦誠說「我厭惡技巧主義，厭惡趕流行……」（見《第三者》自序）而楊氏則對權威文學理論持疑（見《闊別文學四十年》）。顯然台灣自然文學家中有很多人較傾向物性直語，不愛麗詞害義，較訴之於自然物質性 (thingness) 表現。這現象在自然書寫和環保書寫中更是常見。

「荒野」(Wilderness) 的定義，自來就頗有爭議。西方以前把荒野看成蠻荒可怕的地帶，英國最老的史詩《貝渥武夫》(Beowulf)，就以怪物 Grendel 為自然化身和人類的代表貝渥武夫展開生死戰；早期美國作家霍桑 (Hawthorne) 筆下的〈年青好人布朗〉(Young Goodman Brown)，其中有一座森林就被描寫為魔鬼群集的地方。在環境學中，美國把荒野界定為國家自然公園，認為它需要保護，除管理人員外，一般人不可在裡面居住。這項認定使美國原住民被迫搬遷，因而早期引發不少抗爭。以前西歐傳統的白人一直認為像北極那種原生地 (primeval nature)，亞馬遜森林和沙漠都是荒野，認為那裡不是沒有生命就是野蠻之地，因此要開發、制約，以便文明化。這項認定對原住民是笑

話。因為對原住民而言，那些地方生機蓬勃，他們生於斯，長於斯，怎能說是荒野，而且所謂文明化根本就是剝削和侵略。在台灣，我們不能像美國政府那樣只把「荒野」界訂為自然公園或保護區。我們只能說，台灣土地狹小，高山、海中島嶼，以及本島許多荒地、沼澤、天然湖泊及海邊未開發的土地都是荒野。它們都需保護。這些地方也都有生命，有人們不注意就看不見的生態系統（ecosystem）存在。因此本文把荒野界定為上述這些自然未被開發或已開發而目前荒蕪的地段及野生動植物在內。這界定當然也包括早期台灣原住民的山脈、溪流、森林、島嶼及其四週海域，以及都市的綠色空間。當代自然導向作品慢慢已擴延到都市後現代文化領域，但本文只討論「荒野」。

其次是「當代台灣」的時段問題。本文指的「當代」起自1950年代後期（那時台灣力圖增產報國而大量使用DDT）到目前2003年今日都算。這個時代，自然導向文學蓬勃。目前這類文學業已興起，和向來獨霸市場的社會言情小說，以及其他人本主義的文學分庭抗禮。我把談論的話題規範在台灣本土，這是生態論述中生命區域觀的立場（bioregionalism）。

在廣泛的當代台灣自然導向文學世界裡，讀者常弄不清楚這些書寫對環保有什麼功能。許多抱持西方人本主流典範的、自認文學權威的人，對於台灣甚或西方的自然文學根本不看。自己劃地為牢，還認為這些作品卑之無甚高論。他們深鎖於結構及解構體系的抽象符碼裡，忘記文學指涉「生命」的連鎖本質。在這裡我沒有否定符號學的價值，我只是說，各種學術都必須相互尊重、互通有無。孤立自以為是時，再獨特的東西就會自絕而亡。可惜，許多人至今仍反對別人研究生態文學，只玩抽象的東西。如示之以自然文學搶救生態危機的論題，他們嗤之以鼻。這些人對楊南群的〈踏著月亮腳印的人〉、詹澈的《素描與速寫》、王家

祥的《魔神》，或吳明益《迷蝶誌》這樣優秀的自然書寫，總是匆匆一翻，不深入閱讀，就覺得它們不配和西方典律文學相比。數年前在淡江大學舉辦的「比較文學會議」更有人認為要解救生態危機，生態文學是派不上用場，他們認為唯有重罰才能生效。本文立場卻認為自然導向文學對環保絕對有相當重要的功能，這是因為它的内容言之有物，對人、對世、對物處處講求愛心。自然導向文學，絕對不會在地球上被忽視，因為它自來扮演著下列功能：

(1)它以生命的觀點宣揚從一花一草大到山林大海的知識。初看卡遜《海之濱》(Carson's *The Edge of Sea*)會覺瑣碎，但看進去之後，才知裡面是另一番奇妙世界，蘊藏著海邊各類生物廣大無比的知識；卡遜身為科學家，卻能從有機生命去看世界，而非以機械功能體察自然。《海之濱》在她筆下因此是多元生命的交叉轉換而非客觀靜物的排列組合。台灣當代自然文學也一樣呈現這種繽紛世界。金恆鑣先生所寫的《救救雨林》傳達了來自雨林世界的許多花草生物的生命相互關連的訊息，及其與原住民之間的共生鎖練，其中許多東西都不是科技所能體會的世界。花蓮廖鴻基先生的《來自深海》、《鯨生鯨世》、《討海人》以及劉克襄的《座頭鯨赫連麼麼》，對鯨豚及魚類生命的了解絕非海洋實驗館或一般生物課本所能觸及。茶腹鴿的《消失的沼澤》則談論螃蟹和紅樹林、鳥類、能源轉換及對大自然新陳代謝的功能。閱讀茶先生對台南南鯤鯓代天府的神話故事解說才知道，原來在古代，我們祖先的環境意識已和文化意識結為一體，他們用廟的遷移來教化人類有關馬鞍藤及地表保護對維護海岸不可輕忽的力量，這力量隨著時間推延和人類的歷史結為一體，關乎人類居所的安全。像這種對大自然相生與共的知識及其相關訊息大概只有文人才最能傳達。它對荒野保護的功能，就生態良知良能意識的

建設而言，絕非光談立法所可做到。其實這種以神話或其他文類來解說自然的化育之功的作法中外如出一轍。英國早期自然書寫經常也用神話來表達。我們後生晚輩卻因近代工商掛帥風氣的污染和西方啓蒙時期人本主義的影響，而漸漸遺忘了祖先對自然切身體驗所轉化出來的知識與智慧。1950年代以後的台灣文學雖然很少訴諸神話，但它卻能持續秉承對自然的熱誠，不受科技工具論教育的襲擊和商業唯利是圖的牽掣，廣泛深入沼澤、深山、大海等人跡罕到的地帶報導鳥類、森林、鯨豚及昆蟲花草內在生命的知識，以此彌補人類以理性的態度刻板分析植物、動物的不足。我們沒有辦法輕忽它帶動讀者的感性，去保衛江山生態的力量。

(2)當代台灣自然文學不斷在做去除人類中心主義的工作。在申論這種功能之前，讓我們看一段吳明益先生的《迷蝶誌》：

你說，紐約此刻正降雪……你手臂上的汗毛末稍，正不可避免過份敏銳地驚惶於氣溫。如一尾被擲入陌生水域的孔雀魚，靜靜捲卷尾鰭……畢竟你來自……那個陽光直來直往，絕不扭捏的南方。

……這個星期天，我遇到了綠斑鳳蝶。……她們嘗試不斷望北的異鄉戀愛。她們的飛行連嘆息都跟不上；翅翼是少婦頸上的綠斑絲巾，有一種強勁及含蓄的情緒。……你問，綠斑鳳蝶怎麼辦？她們選擇返鄉，然後在另一個季節繼續迷路。……對她們來說，生命便是一個奔波的過程，無法停頓。一面奔波，一面戀愛，一面挫痛，一面療治，一面死亡，一面再生，一面迷路，一面尋路……（145）

在這裡吳明益把蝴蝶奮不顧身的飄洋過海、漂泊異鄉、追求配偶以繁衍後代的奮鬥本能，和他的朋友為了追求女友而負笈海外的過程並列書寫。在敘述兩種生命的經驗中，他沒有一點人本

沙文主義的偏見。除了我所舉的這段例子，吳先生在其他地方還不斷的把蝴蝶因棲息環境被破壞，飛入都市尋求安身立命的所在那種令人感佩、克服逆境的細節，及作者本身父母從鄉下一再遷移進入西門町的過程相互融合，令人讀來對小蝴蝶的飄零於人類社會而頗感不忍。吳凸顯昆蟲和人的共同困境，卻不願濫情；他再三呈現蝶類的高貴情操、那種生命奮不顧身要一再突破、一再發揮、一再日新又新的潛能，那種要完成與生俱來的使命的努力，比起人來一點也不遜色。他藉此帶出莊子齊物論的概念，並把大家帶入那個無大無小、無高無低的、共生共賴的體系中：在那裡，令你去領悟、去質疑人類憑什麼妄自尊大而傲慢地睥睨衆生，在台灣自然書寫中，這樣胸懷「無我乃大」的大有人在。他們寫出的東西氣象萬千，自我的意識則融入物外。台中劉克襄先生的〈天下第一驛——風鳥的冒險事業〉、高雄王家祥的《四季的聲音》、台東林韻梅的〈到南大武山去〉，以及詹澈的〈海哭的聲音〉、屏東陳冠學的〈天鵝〉，隨便舉幾個例，都是可以媲美世界經典自然書寫的上乘作品，對他們這種台灣的自然作家而言，生物、人類及草木都生而平等，他們和自然哲學家及宗教家所持的世界觀完全一致。聖芳濟（St. Francis）把鳥當兄弟姐妹，陳冠學的小人物阿泉則能不怕有權有勢的人，隻身冒險保護天鵝，且對待牠一如自己。他能慈故勇。日本禪師中西悟堂靜坐荒野之中數天，渾然忘我，使衆鳥親近他一如同類（見王家祥〈躺在大地之上〉）。釋昭慧在〈在佛法與生態哲學〉中詮釋「自度他情的同理心」及「與樂拔苦」的慈悲看法（《哲學雜誌》52期）。另一方面Paul Taylor呼求人類尊重自然（*Respect for Nature*, 305）。詹澈那篇〈海哭的聲音〉把親身體驗和花東海岸阿妹的歌聲配合起來，寫出了作者因聽見小龍蝦的飲泣求救終夜未眠，破曉驅車放生的整個過程。我讀它都淚眼模糊。這種感人肺腑的自然作品，

套用莎士比亞的話說「只要人長眼睛，就會不朽」。它感動人去保護生物的力量就不在話下了。這些作品在台灣如果至今仍未發生作用，那是政風、商風、吃風和教育風敗壞使然，怪不得自然作家。台灣文學教育向來忽略生態文學，中、英文系皆不開自然文學的課程，核心課程共同必修科也不開生態科學和環保文學。其他各系課程的精神重點也都停留在人本意識上，用人類中心的心鎖去阻斷人和萬物同生共死的世界觀，如此怎麼可能在廣大的身外世界植根愛物如己的生命意識？怎能使人體會瑞典深層生態理論創立人安倪士（Arne Naess）所謂的與萬物相通的明心見性（self-realization）？只要人中心私念（anthropocentrism）盤據人的思想而排斥生命中心或生態中心意識，則本土的荒野保護永遠不會從根本解決。好在這五十多年來，台灣自然導向作家一直前仆後繼、默默地出產作品。它們多多少少已消除了一些人本中心的意識型態和對自然橫征暴斂的行為。

(3)台灣當代自然書寫和自然文學不斷呼籲回歸自然，而且強調不可干預自然。多年來我們各民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長大，因經濟治國及科技掛帥的號召，把鄉野都市化；因「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升學競爭把自然在心中革命掉。我們的人格養成及文化的建設都讓自然靠邊站。我們向來以文明的冷暖氣和卡拉OK取代天風、海浪，以擋風玻璃和溫室來鍛練身體，以符號影像來模糊自然實體，以都市水泥叢林及虛擬實境來疏離自然，以盆景取代大樹，並以「天視」自我「電視」為宗旨來造就全國子民對生命見識（vision of life）的弱視；因而全國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不近土地、不聽自然的聲音，不啓迪山河海滋養萬物的道理，而只會恐懼動物、殺害動物和破壞水土。台灣的自然導向作家不理會文明的矯揉做作，大家努力以「法天地之正道」（follow the way of nature）為己任。洪瓊君在《大自然嬉遊記》一書

中以身作則教導小學生回歸自然，愛護自然而不打亂自然，結果成績斐然。許多學生跟她夜訪海灘，保持距離，觀查海龜在沙地生蛋孵化，並用心靈、聽覺、嗅覺、視覺等，以印地安人有名的「靜獵」方式去親近野生物（126），去了解大自然「物競天擇」那種自我調整（self-regulation）平衡機制的道理。洪引用Leopold的話，「只要尊重，並且身體力行大自然法則的人不會兩眼下垂而對春天失望，不會不自知的把它踩在腳下……雙膝跪在泥土上尋找春天的人，則會找到更多。」（28）來教大家對土地謙卑並藉此體驗謙卑的收穫。她說，「我喜歡一個人放輕腳步，並且安靜地觀察野生動物的形跡及動作。每次我近距離和野生動物相遇，甚至讓牠們無視我的存在時，內心總會湧起一份幾近屏息的喜悅，這種經驗讓我獲得很大的樂趣」（28）。她強調在自然中人不可任性，因大自然瞬息萬變，我們要取法自然而非要它聽我們使喚。看動物要讓動物覺得我的不存在。她的方法其實就是老莊的「無為」。難怪學生跟她一陣子後變得很會關懷樹木、昆蟲和花草，也很能進入動植物活生生的洞天府地。她的小學生們，舉例說，在作文課上寫著：「楓香，剛才為了摘你的果實做紀錄而弄傷了你，對不起」（72），「葉子被風追得流汗了」（108），以及「我成功地讓一隻蒼蠅完全忘記我的存在了」（100）。像洪瓊君一樣，台灣幾乎所有的自然書寫作家，都呼籲大家遠離都市，去親近大自然。但他們不像魯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人為中心去看待自然，去拿大自然來長我人類的威風。雖然魯梭他批判文明的矯揉造作（Aidan Day, *Romanticism*, 70），和堅持小孩應個別在天然環境的有益情境中成長（*Emile*, 1962），他卻和英國大詩人Wordsworth沒有兩樣。他們不干擾山水卻以大自然來超昇自我、來歌詠自我主體（the assertion of the self, celebration of subjectivity（Day, *Romanticism*, 47），使自我超